

梅 雪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梅 雪

宋丽娟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梅雪/宋丽娟著. —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公司, 1997. 10

ISBN 7-5059-2819-8

I. 梅… II. 宋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 247.

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21799 号

书 名	梅雪
作 者	宋丽娟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责任编辑	杨小葵
责任印制	胡元义
印 刷	河北省保定市满城文化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256 千字
印 张	11.5
插 页	2 页
版 次	1997 年 10 月 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 1030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2819-8/I·2102
定 价	16.8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内容简介

也许由于奇特的命运，北京姑娘梅雪嫁到四川山乡，婚床上的欢愉仍在心头充溢，远去京都的丈夫李大海却突然成为轮椅中人，她也因意外而流产。

仍旧同床共枕，可丈夫的身体让梅雪感到异常陌生更十分惊惧。依然体贴照顾，但妻子的表现使丈夫觉得亲近而又惶恐。

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京城诗人楚汉闯进梅雪的生活，一次意外的境遇，梅雪成了一本畅销书的封面女郎。楚汉身边的另一个男人带给梅雪若多尴尬，梅雪的生活天地令李大海寝食不安，那些旧故新朋、红男绿女更让世界显得如梦如醒……

梦想与现实，灵魂与肉体，理智与情欲，欢乐与痛楚，仿佛被一只神秘的魔手，在家庭内外、城乡之间搅动出一场场变幻不定的人世悲欢。

梅雪睁开惺松的睡眼，侧过头往旁边望了望，发现丈夫李大海已经起床，不在她身边了。她知道，他有早起出外散步的习惯。这会儿一定又在初春的旷野闲云野鹤地游逛。但梅雪却不想起来，她慵困倦怠地躺着，眯缝着眼睛想心事。晨光已穿过窗帘的缝隙，斜射在被子上。窗外不时传来马车辘辘声，手扶拖拉机的“突突”声，人们彼此呼喊的声音。天空的暗黑色已经消失，一片鲜亮的蔚蓝，连云朵都明亮灿白。梅雪知道新的一天已经开始，她是睡不着了。可睡不着却是可以躺着的。松软温暖的被子裹着懒懒的、丰满的身子，实在是舒服。被子是枣红色的，是她结婚时做的。颜色热烈、高贵、散发着温馨，和新婚的气氛很是谐调。

胡思乱想了一阵子，梅雪忽然觉得心里涌上一股空虚感。这种感觉从胸中起来，迅速扩展到全身，使全身乏乏的，整个人的精神一片紊乱恐慌。梅雪知道为什么，因

为明天李大海就要走了，回遥远的建筑队了，扔下她一个人在这里苦熬，难免她不空落落的。

元宵节一过，大海回建筑队的事就被列入议事日程了。日期确定后，就是一天天的等待。梅雪时常看着日历，见还有许多日子，心里总宽慰自己，管它呢，反正还有那么多天。够我过的啦。

哪里料到，时光如流水，一天又一天，日子很快就过去了，终于到了最后的时刻。分别在即，梅雪确实感到时间的无情，生活的残酷，好好的，为什么就要分开，何况她还有孕在身，今后的日子可怎么捱呀。几滴泪从梅雪的眼角流下来，顺着她的脸颊往下淌，淌到了褥子上。

任眼泪流了一会儿，梅雪又将身子向上挺了挺，半坐半躺地靠在床头上。她把双臂交叉地抱在胸前，两膝屈着，呆呆地继续胡思乱想。她一个北京姑娘，才嫁到遥远的四川生活。当然，她是爱大海的，她回味着大海对自己真诚的爱抚。

书，她想起那本书，元宵节在县城书摊买的那本叫《苦梅》的书。当时，她草草翻翻，就看到是写她肖梅雪。回到家，她仔细地一页页看，不禁使她心跳耳热，书中不仅写了她的孤独、恐惧的童年、少年、青春的理想、追求，也写了她和几个男人的关系。当时，她愤怒，将书撕了，扔到垃圾堆里。可过后一想，那写的毕竟是真的，于是又偷偷捡回来，粘好，收了起来。这就是自己人生的纪念品，她想。

这会儿，她又把这本《苦情》拿起来，随便翻看起来。晨光更加明亮了。梅雪伸手将窗帘拉开一段，屋子里那黯黯

淡淡的颜色立即消隐，变得亮亮堂堂，一切都一目了然。梅雪读着书，方才那种空虚感觉不知不觉就减轻了几分。

正在读着，外面一阵“咚咚咚”的脚步声。她知道是大海回来了，便赶紧将书扔到一边，迅速躺下来，盖好被子，闭上眼睛，假装睡着来，不时还打几声呼噜。

李大海推门走了进来。

看见梅雪还躺着，熟睡的样子，他下意识地放轻了脚步。

“还睡呢！”

他自言自语，走到床边，伏身望着梅雪的脸，想看到底是真睡还是假睡。

梅雪心里暗笑，憋着一动不动，还故意使劲呼吸几声。

李大海似乎看出了破绽，他笑笑，将手伸进梅雪的被窝，用冰冷的手去搔梅雪的胳肢窝。

这轻柔冰冷的手一搔，实在让梅雪受不了啦，那么痒痒，又那么凉，她憋不住了，忽然一动身子，大叫一声，笑了起来。

“你坏，不让人睡觉。”

“我让你装睡骗我！”李大海说着，伏身向前，仍用手搔她的胳肢窝。

“嘻嘻嘻”梅雪笑着，把身子滚到床的边上，躲避开大海的手。

“别闹，别闹！”梅雪央求着。

大海停住手，站直身子，望着梅雪命令说：“起来，别

懒啦，外面空气好极了，我领你散散步，呼吸点新鲜空气。”

梅雪鼓起双唇，用手摸摸隆起的腹部，表示明白呼吸新鲜空气的意思：对他们未来的小宝贝有好处。于是，她坐了起来，开始穿衣服。

“好，我起来！”她痛快地说。

“我不在家时，你也别偷懒，按时起床散步！”

梅雪做个鬼脸。

“遵命！照办！”她说，“不过，没有你照顾，我要是摔着可怎么办？”

“你别净往坏处想，自己注意点就是了，别风风火火的！”

梅雪忽然间心情有些黯然，笨手笨脚地穿上粉色内衣后，背靠床头，又坐着不动了，她像是在歇息。大海凝视着她，发现她头发蓬乱，脸蛋鼓鼓的，丰满而有光泽。

“别磨蹭了！”大海继续催促。

梅雪眨巴眨巴大眼睛，又继续穿衣服。大海不时地在她的乳房上，脸蛋上捏几下，她并不躲闪，而是感到几分惬意。

一会儿，他们拉开房门，走到外面。

清晨的阳光像温柔的母爱，一下子把梅雪的整个身体搂抱在怀，使她感到舒畅、安全、温暖。比起方才睡过一夜觉的房间，外面真是清凉洁净的世界。远处有老人、儿童在放牛、放羊。田里有人在劳动，干什么，梅雪不知道，因为她不懂得农活儿。

“外面是好啊！”她说。

“感觉到了吧!”大海说。

大海用一只手轻轻扶着她的腰。他们沿着一条平坦的小径走着,刚刚破土的小草覆在地面,毛茸茸,微微摇动。梅雪仿佛觉得,打从她来到这里,天气从来没有过如此晴朗,道路也从来没有这么松软,踩上去是那般舒适。沐浴着灿烂的阳光,他们走着,脚下沙沙作响。

“可你就要走了,我孤身一人散步,多傻气呀!”梅雪说。

她突然产生一种在美好景色中人们经常产生的忧郁。不再共同享受这美好的一切,却要动身离去,这使人多么难受。

“你怎么又说这事儿?”大海说,“你是一个很自立的女人,这会儿怎么这样!”

“我哪样儿啊!”梅雪叹息一声。

大海用力搂一搂她的腰身,笑一笑,说:“你就这样啊!”

沿着小径向北拐,他们来到一片小树林旁。那里有几湾泉水。在早晨的阳光下闪光。梅雪站到水边,低下头,让自己的身影映在水里。然后,对着水中的自己,她理理头发,擦擦脸,弄弄眼睫毛。大海看了她一眼,知道这是城市姑娘的习惯,所以一声不吭地看着。

她忽然有感而发:“这里真安静、清静。北京可真嘈杂,车马龙,高楼林立,我们要是找一处有湖泊、树林、田野的地方,盖上一座房子,远离他人,咱们自己种地、钓鱼,不争,不受别人摆布、欺负,也不摆布别人,欺负别人,多好!我从小就自己描绘过我的理想生活画!”

“别瞎想啦，像诗人似的。”

“诗人，诗人多好，”梅雪说，“你走后，我读书写诗，写田园诗，你同意吗？”

“你有事干就好，”大海说，“你不是摆过书摊卖过书吗，以后就读书吧！”

他们慢慢地往家返。路途漫长，一阵风吹来，颇有几分凉意，远处，不知什么时候，升起腾腾雾气。那可能是一座乡镇企业的工厂冒出来的烟。烟雾缭绕，冉冉上升，随风轻轻飘过来，有一股呛人的味道。梅雪敏感地闻到了味，忙捂住鼻孔。

“完了，这儿的空气也完了，不新鲜了。”她抱怨说。

“咱们快走吧，”大海说，“现在哪儿都没有一片净土啦！”

傍晚，晴朗的天空忽然阴云四合，遮住了西天的夕照。随之，飘下了绵绵细雨，而且越来越大，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

梅雪走到窗子跟前，雨珠噼哩啪啦地打在玻璃窗上，打在房屋顶上，打在外面泛绿的树枝上。雨水顺着树枝往下流淌，使树枝绿光闪闪，更增添了春光的浓意。街道湿漉漉，大地湿漉漉，房屋墙壁也湿漉漉。湿漉漉的气息从外面飘进屋里，使人的呼吸变得十分顺畅，甜滋滋的。

梅雪望着外面的雨，心里暗暗高兴。要是这雨一刻不停地下一夜，把地面都变成泥浆，那么，丈夫李大海就不大可能走了，又可滞留几天了。她也好和他甜甜蜜蜜多享受一番夫妻生活。因此，梅雪心中默默向老天祈祷。

想到这儿，梅雪走到躺在床上看书的大海身旁，用手轻轻点了一下他脑门。

“喂，人不留人天留人，你看大雨下的，明早你走不了啦！”

大海往窗外看了看，说：“就是洪水滔滔，我也得走。大丈夫志在四方，这点雨就能阻断行程……”

“不嘛，人家想让你多待几天，你就这么狠心，非要明天走！”

大海用粗大的手抚弄着梅雪的一头秀发，并低下头，吻着她的头发，吸吮着从那里散发出来的清香。

“我也舍不得你啊，在外面哪有老婆热炕头舒服，可堂堂男子汉，总不能蹲在家门口，要出外干点事儿。你没看电视吗？到处都是到城市打工的民工，何况我还有个建筑队。”

梅雪抬起头，水汪汪的大眼睛望着大海。

“我不绊你脚，只是要你多待几天，人家怀了孕，需要照顾吗！”

“晚走不如早走，要不，愈来愈不愿走，我得到外面好好闯一闯，说不定几年后，成为企业家呢！”

说着，大海将手从梅雪秀发上移开，抚摸着她那圆润挺美的极富性感的前胸。

“我走后，家里人会很好照顾你的，只是不能照顾这小家伙啦！”

雨，仍然“沙沙沙”下着，一阵风吹来，雨珠猛烈地敲打着玻璃窗，“叭叭”直响。梅雪似乎有些害怕，心脏在咚

咚跳着，十分激烈。她把头又重新埋在他的胸脯上。

“别怕，别惊了咱们的孩子！”

在大海的坚实胸脯上，梅雪的心跳渐渐正常了。她一动不动地坐着，头久久地伏在他的胸脯上。她感到踏实、安全，仿佛靠在一座大山上，纵有十级风暴袭来，她也会纹丝不动，无法奈何她。

天渐渐黑了，屋里暮色笼罩，一切都显得影影绰绰，似有似无，外面的雨也似乎小了“沙沙沙”的声响轻柔、舒缓，富有节奏。

大海抬起身子，伸手点亮了灯。屋里立即一片雪亮。梅雪抬起头，睁开眼睛，屏息听听外面的风声雨声，说道：“看样儿是天也不留人了，这雨要停啦！”

然后，她压低声音，“我们得好好过一过这最后的一夜，现在就睡觉！”

大海紧紧地按着她，“怎么是最后一夜，难道我一去不回，死在外面？”

“出门前，别说不吉利话，我说最后一夜，是指走前的最后一夜！”梅雪嗔怪地对大海说，并站起身来，到厨房去洗漱。

洗毕，梅雪走向卧室的时候，大海发现妻子脸若桃花一片绯红，黑亮的眼睛春波荡漾，透着柔情蜜意，隆起的腹部、挺立的双乳，使全身显得丰腴诱人，仿佛要撕破全身的衣裳，光彩照人地展出。

大海一阵冲动。他扑上去，紧紧抱住梅雪，力气十分大，

似乎忘记了这是一个有孕之身。然后就在她的脸上狂吻。

梅雪呻吟一声，轻声喊着。

“别，别碰坏咱们的孩子，傻瓜，你疯啦！”

大海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莽撞。他立即放开手，也停止了狂吻。随后，他轻轻地为梅雪解着衣服扣子，为她一件件脱着衣服。梅雪仿佛回到了从前，她忽然想起过去生活中，那几个和自己有关系的男人，给她带来痛苦不幸的，或短暂幸福的人。而眼前这个男人，似乎才能给她带来长久的幸福安稳的生活。

“我冷，快抱我上床！”梅雪撒娇地说。

面对那光滑雪白的肌肤，大海似乎是第一次接触，他小心翼翼地，轻轻抱起她，轻轻走到床边，将她轻轻放在床上。然后又为她盖上被子。梅雪在被窝里不断喘息着，她一会儿将雪白丰满的大腿伸出来，一会儿又将圆润的胳膊伸出来，显得十分躁动不安。

“快，快睡吧！”梅雪暗示着大海。

大海将她的温软的胴体抱在怀里，嘴唇在她的脸上、脖子上、胸脯上，一会儿轻柔，一会儿用力，梅雪一动不动地任凭他摆弄，享受着被爱抚的快感。汹涌的激情传遍了他们的全身。梅雪轻轻呻吟着。但她没有忘记腹中的孩子，便用双手推起压在她身上的大海。

“轻点，用胳膊支着，别压着孩子！”

大海顺从而安静地调整了身体。

梅雪的喘息声使大海感到一阵忧虑，他忽然觉得这也

许是他们的最后一夜，从此后，他将不再拥有她。人生无常，此一别，天涯海角，也许真的不再有今夜的情景了。于是，一股感伤向大海袭来。同时，一种要在今夜尽兴到底，不顾一切的情绪也向他袭来。欲死欲仙的他，觉得从未有过的幸福。

梅雪似乎也有这种情绪，他没有阻止大海的行为，而是被快感迷醉，她眼里流淌出快乐的眼泪，双手紧紧搂住大海的身体，指甲使劲往他的皮肤里抠着。

“大海，太幸福啦！大海。”

一会儿，一切都安静了。梅雪汗水淋漓的身子酥软下来，像猫一样偎依在大海的怀抱里，轻轻喘息着。外面的雨已经停了，风儿在轻轻吹着，拍打着窗棂。夜，显得静静的，幽远而又深沉。伴着美好的春夜，这一对疲倦的小夫妻，互相搂抱着，睡着了。他们要这样相拥着度过一夜，因为清晨来临时，等待他们的将是漫长的分离。

东方刚刚放亮的时候，大海就醒了。虽然起床还早着呢，但他已经睡不着了。他睁着圆圆的眼睛，望着屋里那熟悉的一切。梅雪微微呼吸着，头枕在大海的胳膊上，一只手放在他的胸膛上，大海侧转一下身子，弯起臂膀，紧紧搂住梅雪。

梅雪身体一动，也醒了。她用手揉揉惺松的睡眼，睁开两眼，望望窗外，又望望大海。长舒了一口气。

“你几点走？”

“八点，到县城赶上中午火车就行。”

梅雪呆呆想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有意思，我家在北京，却要到这里长住，你是这里人，却要在北京长住。”

“想北京啦？”

“现在还没想，北京我住久了，等在这儿住久了，就回北京。”梅雪说着，深情地望着远处，“北京，毕竟是我的家乡，生我养我的地方。”

“可那里已没有你的亲人了。”

梅雪微微点了点头，不再说话了。她仿佛陷入了遥远的回忆中，想起了恐惧的、孤独的童年、少年时代，想起了充满追求又充满痛苦的青春时代。男人、女人……

大海看梅雪在想事儿，他想说点什么，却又一时不知说什么，从何说起。此时，梅雪却突然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，令大海大吃一惊。

“等孩子生下来，满月，我就把孩子扔给爸妈照顾，”梅雪喃喃说着，“我回北京，再干番事情。”

“你能舍得？”

“能舍得，我只是舍不得你！”

说着，梅雪对他莞尔一笑，温情地、爱恋地将头靠在他的身上。

他意识到，他们将来会在北京有一个家，他们相依相恋，永远在一起。告别这古老的小山村，成为城里人，过一种文明、高雅的生活。

“我知道，你终是要回北京的，我在北京，几年里把钱挣够，咱们过上好日子，一辈子就生活在北京。”

梅雪闭着眼睛，认真地听着，平静地喘息着，没有发言。

“我有预感，我会生活在大城市的，”他说，“过上像样儿的日子，在社会上有个人样儿，让人尊重。”

梅雪睁开眼睛，笑了起来。

“会的，会的，我也要重返故乡，我还要读书呢！”

大海吻了吻她睁开的眼睛。

“你明天走吧！”梅雪说。

“明日复明日，还是今天就走，已经决定了。”

“这么坚决？”

“对，男人就该这样！”

“你有出息，可我真舍不得你。”

梅雪流泪了，浑身战栗起来。他从来没有见过她这样激动。他伏下头，用嘴去吸吮她流下的泪水。泪水咸咸的，他感到自己的嘴唇麻酥酥的，身体也像触了电似的，麻酥酥的刺激。他的身体像一叶小舟，行驶在汹涌的江河上，顺流疾飞而去，已经无法控制，任由它不停地涌动。

清晨的阳光从窗子射进来，金红一片。雨后的天空，特别洁净。

大海又温情脉脉地拥抱她，亲吻她，她抚摸他的胸膛，抚摸他的肩膀，抚摸他的头发。

“该起来啦！”大海说。

“是该起来啦！”梅雪说。

“你躺着吧！”

“那怎么成，我得送你！”

“又不是生离死别，送什么！”

梅雪用手指点了点他的脑门，“别说不吉利话，要出远门！”

大海笑笑，慢慢从床上爬了起来。梅雪也坐了起来。他们又肩并肩地坐着，相对无言。

大海的父亲在门外说话了：“该起来啦，想不想走了。”

他们立即穿衣服。大海一边穿一边喊道：“走，走，马上起来。”

几分钟以后，他们已经和一家人围坐在饭桌旁吃早餐了。

饭后，大海的父亲套上马车。送他到长途公共汽车站。

梅雪执意要去送行。然后再跟马车回来。她在大海的搀扶下，坐到了马车的前面。大海挨着她坐下，胳膊紧紧搂着她已略显粗壮的腰身。

大海妈叮嘱又叮嘱，父亲才挥动鞭子，赶着马儿起程了。

经过一夜的风吹，沙石路面已经很干爽了。马车快速沿着大道行驶，两边挺立的湿漉漉的树木被甩在后面。

马车穿过一片片田野，金黄的油菜花一畦又一畦，迎风摇曳。几株垂柳的枝叶在田边倒垂着，沉甸甸的，显出雨后的沉重。

大海望着家乡的春天景色，心情有点沉重。是不忍离开家乡，还是不忍离开年轻漂亮的妻子，抑或是对前程难测的忧郁，他自己也说不清，倒是梅雪，同在床上挽留大海时的